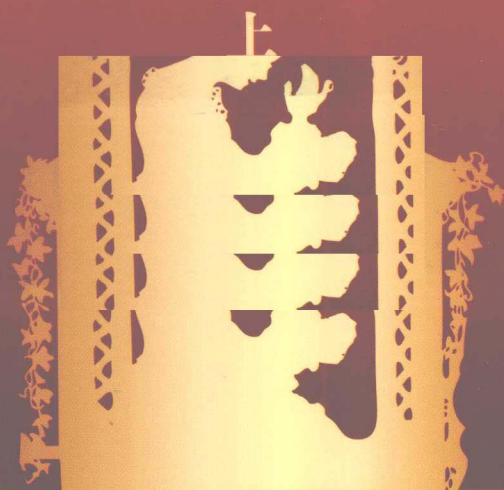


世 | 界 | 名 | 著 | 阅 | 读 | 经 | 典

Ulysses I

尤利西斯

—— [爱] 詹姆斯·乔伊斯 / 著 查群英 / 译 ——

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世 | 界 | 名 | 著 | 阅 | 读 | 经 | 典

Ulysses I

尤利西斯

—— [爱] 詹姆斯·乔伊斯 / 著 查群英 / 译 ——

上

——  ——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——  ——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尤利西斯. 上/ (爱尔兰) 乔伊斯 (Joyce, J) 著; 查群英译.
呼和浩特: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, 1905.7
(世界名著阅读经典. 综合卷. 第3辑/文良主编)
ISBN 978-7-204-10249-5

I. 尤… II. ①乔…②查… III. 长篇小说—爱尔兰—现代 IV. I56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214781号

世界名著阅读经典

尤利西斯 (上)

作 者 (爱尔兰) 乔伊斯
译 者 查群英
责任编辑 包斯日古楞
封面设计 纸上魔方
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地 址 呼和浩特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
网 址 <http://www.nmgrmcbs.com>
印 刷 北京龙跃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710×960 1/16
印 张 22
字 数 250 千字
版 次 2010年3月第1版
印 次 2010年3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204-10249-5/I·2243
定 价 57.60元 (上下册)

目 录

卷 一

忒勒马科斯	1
涅斯托尔	23
普罗透斯	37

卷 二

卡吕普索	53
忘忧果食客	71
冥府	89
埃俄罗斯	123
莱斯特吕恭人	161
斯库拉和卡律布迪斯	200
漂移岩礁	237
塞壬	276
独眼巨人	323
瑙西卡	346
太阳神牛	385
瑟茜	425

卷 三

欧迈俄斯	503
伊萨卡	554

卷 一

忒勒马科斯

体形略嫌肥胖但颇具庄严气质的巴克·马利根在楼梯口出现，拿着一碗肥皂泡，上边交叉放着镜子和剃须刀。他那米黄色未系带的睡袍被柔和的晨风吹得往后掀起。他把那个碗举得很高，拖着长音吟诵道：“Introibo ad altare Dei.”（我将登上主的祭坛。）

停了一会儿，他向黑暗的螺旋状楼梯下面瞥了一眼，瓮声瓮气地喊着：

“上来吧，金奇。上来，你这个敬畏天主的耶稣会修士。”

他神态严肃地往前走上圆台，环顾四周，对高塔和四周乡野以及觉醒的山峦，郑重祝福了三番。随后，他一看到史蒂芬·戴达卢斯，便向他俯身，并在空中迅速连划好几个十字，同时喉咙中发出咯咯声，晃着脑袋。史蒂芬·戴达卢斯气愤而又朦胧欲寐，胳膊倚着梯顶栏杆，冷淡地看着一面摇头一面咕咕噜噜地祝福他的那副马面，还有顶上没有完全剃光而颜色和纹理像淡色橡木的浅黄色头发。

巴克·马利根向镜子下面看了看，迅速盖上了碗。

“都回兵营去。”他尖声叫喊。

然后又以宣道者的口气说：

“哦，亲爱的人啊，这是名副其实的克里斯廷：肉体与灵魂，血与伤痕。请

将音乐放慢些。绅士们，请闭上双眼。等一等。这些白血球有些问题。大家请安静。”

他向上面斜视着，轻轻吹了一声长长的口哨，然后停下聚精会神地聆听，满口白牙有的地方闪烁着金光。克莱索斯托莫斯。两声刺耳的口哨打破寂静，回应着他。

“多谢，老伙伴，”他兴致勃勃地高声说道，“挺不错的。你愿意帮我关上灯么？”

他跳下台座，极为专注地看着那个观察他的人，并且把睡袍宽大的下摆贴到小腿上。他闷闷不乐的胖脸与深沉的椭圆下颏，使人联想起中世纪作为艺术保护者的教长。欢快的微笑在他唇边慢慢绽开。

“实在是让人可乐。”他欢快地说，“你的名字非常滑稽，像一个古代的希腊人。”

他友好且诙谐地指了指，一边偷偷窃笑，朝胸墙踱去。史蒂芬·戴达卢斯攀到塔顶上，懒洋洋在他后面走了半程，然后坐在台座旁边，默默地观察他如何使镜子靠着胸墙，把刷子在盒里泡了一下，开始朝脸部和脖子上抹肥皂泡。

巴克·马利根情绪激昂，接着往下说。

“我的名字同样很可笑：玛拉基·马利根，两个长短格。不过它带着点儿古希腊味儿，是不是？就像一头公鹿似地轻松快乐。我们怎么也要到雅典去一趟。如果我能由姑妈那里拿到二十镑，你愿不愿意一起去？”

他将刷子搁在旁边，愉快地高声笑道：

“他去不去，那个无聊的耶稣会修士？”

他停下来，开始认真地刮着脸。

“马利根，告诉我。”史蒂芬轻声说道。

“噢？宝贝儿。”

“海恩斯还得在这个塔中呆多久？”

巴克·马利根从右边转过他那张已经刮了一半的脸。

“上帝呀，他可真是是个可恶的东西，”他直率地说道，“呆板的撒克逊佬，他

没有将你当成一个有地位的人物。天哪，那些混蛋英国佬，家财万贯，身宽体胖。由于他出身于牛津。噢，戴达卢斯，你才具有地道的牛津气派呢。他对你琢磨不透。啊，我为你取的名儿最为合适：快刀金奇。”

他轻轻刮着下颏。

“整个晚上他都在胡说和一只黑豹有关的梦呓，”史蒂芬说道，“他的猎枪套在什么地方？”

“可怜的疯子！”马利根说道，“你是不是有点儿害怕？”

“那可不，”史蒂芬觉得恐怖愈来愈迫近，急切地说，“黑漆漆地在荒郊，和一个语无伦次想射死一只黑豹的不速之客呆在一起。你曾经救过即将溺水而死的人。但我不是英雄。如果他仍然留在这里，再多一天我就得走掉。”

巴克·马利根冲着剃须刀上的肥皂泡蹙了一下眉头，由所坐之处蹦下来，在裤兜中焦急地摸索。

“不好了。”他粗声粗气地喊。

他走到台座近前，将手伸到史蒂芬的胸兜里，说道：

“将你的擤鼻涕布借我用一用。我想拿它揩拭一下我的剃刀。”

史蒂芬由着他将那块皱褶的脏手帕掏出来，攥住一角将它散开。巴克·马利根麻利地擦完剃须刀，看着手帕说：

“吟游诗人的手帕。带着我们爱尔兰诗人那种全新的艺术色彩：青涕绿。它的味道好像在口中便能品尝得到，对不对？”

他又爬到胸墙上，眺望都柏林港湾。他淡橡木色的浅黄头发在轻轻地飘拂。

“看！”他镇静地说，“这大海就像阿尔吉所说的：‘一位仁慈的母亲’？青涕绿的海。令阴囊紧缩的大海。去蓝紫色的大海。哎，戴达卢斯，那帮希腊人呀。我要让你知道，你一定要用原文来念。Thalatta! Thalatta!（海！海！）她是我们伟大亲爱的母亲。请快点儿过来瞧瞧？”

史蒂芬站起身来，到了栏杆近前，斜倚着低墙，向下望着水面以及正驶离金斯敦港的邮船。

“伟大的母亲。”巴克·马利根说道。

他两只炯炯有神的灰眼珠突然由大海转到史蒂芬脸上。

“姑妈觉得是你杀死了你的母亲，”他说道，“因此不让我和你来往。”

“杀死她的是别人，真不是我。”史蒂芬神情忧郁地辩解。

“见鬼，金奇，你将要死去的母亲恳求你下跪祈祷，可你不应无动于衷啊，”巴克·马利根说，“像你一样，我是个冷血动物。但想一下，你奄奄一息的母亲央求你下跪为她祷告，可你却没有答应。你身上带着一股邪气儿……”

他突然停住，又开始在另一边脸上小心翼翼地涂肥皂泡；他撇着嘴唇，掠过一丝友善的微笑。

“只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哑剧伶人。”他喃喃自语地说，“金奇，哑剧伶人里面最讨人喜欢的一个。”

他认真地将脸刮干净，静静地，聚精会神地。

史蒂芬一条胳膊支着坑坑洼洼的花岗岩，手扶前额，专注地看着自己闪闪发亮的黑上衣磨损的袖口。痛楚——也不算爱的痛楚——折磨着他的心灵。她死了以后，曾经在梦里偷偷来见他，她瘦弱的身体被宽松的褐色衣衾包裹着，发出蜡与黄檀的气味；她微露嗔容，一言不发，向他弯下腰，隐约散发出一种很淡的湿灰味儿。他隔着破烂的袖口，看到被身边那个吃得很好的称为伟大慈母的大海。海湾和天际组成环形，盛着许多暗绿色液体。母亲临终的时候，床头曾有一个白瓷碗，里面盛着黏糊糊的绿色胆汁，都是伴随她不时的大声呻吟，由她已然腐烂的肝脏呕出来的。

巴克·马利根又擦了擦剃刀刀。

“哦，可怜的小狗！”他轻声说，“我要给你一件衬衫和几块擤鼻涕布。那件二手裤子怎么样？”

“很好。”史蒂芬答道。

巴克·马利根开始刮他下唇底部凹进去的地方。

“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”他洋洋自得地说，“应当称作二腿货。天知道是哪个得了梅毒的酒腻子扔的。我有一件漂亮的细条纹裤子，灰色的。你穿上肯定很帅。金奇，我没有开玩笑。要是装扮一下，你简直太帅了。”

“多谢，”史蒂芬说，“如果是灰色的，我就不能穿了。”

“他不能穿，”巴克·马利根对着镜子里自己的面影说道，“礼数毕竟是礼数。他把自己的母亲害死了，然而不能穿灰裤子。”

他迅速地折起剃须刀，用手指触摸光滑的皮肤。

史蒂芬把目光从海面移到那张长着一双锐利的暗蓝色眼珠的胖脸上。

“昨天夜里和我一起‘船记’的那个人，”巴克·马利根说，“说你患了痴呆症。他是康诺利·诺曼的同事，在多蒂维尔工作。神经性瘫痪。”

他拿着镜子在空中划了个半圆，好将这个信息传播到正灿烂地照射着海面的阳光里去。他咧开剃得很干净的嘴笑了，露出发白光的牙齿。笑声把他那结实强健的身体攫住。

“瞧一下自己，”他说，“你这难看的游吟诗人。”

史蒂芬俯身照了一下举在面前的镜子。有一条不直的裂纹，在镜面上映到镜子里的脸影一割为二，并且同时还映出他倒竖着的头发。他跟别人眼中的我是一样的。什么人给我选择了这样一张面相？这条想除掉寄生虫的小狗，也在这样问我。

“是我从老女佣屋里弄来的，”巴克·马利根说，“对她就应当这样。姑妈一向都是让没有任何姿色的女佣服侍玛拉基，使他远离诱惑。她的名字叫厄休拉。”

他又面带微笑，眼睛移开了史蒂芬，转而目不转睛地凝视着的镜面。

“卡利班在镜子里看不到自己脸的时候感觉到气恼，”他说，“如果王尔德仍然活着，看到你这个样子，那就简直太妙了。”

史蒂芬向后退了几步，用手指着镜子郁闷地说道：

“这就是爱尔兰艺术的象征。一面带着裂纹的仆役的镜子。”巴克·马利根忽然挽起史蒂芬的一条胳膊，和他一起在塔顶上走来走去，放在衣兜里的剃须刀和镜子发出彼此碰撞的声音。

“像这样拿你开玩笑一点儿也不公平，金奇，对不对？”他温和地说，“只有鬼才晓得，没人能比你更有骨气。”

话题又转移了。他害怕我的我艺术的手术刀，就像我怕他那无情的笔。

“仆役使用带裂纹的镜子。将这话给楼下的牛津家伙讲一讲，从他那里挤出一畿尼。在他心里装的都是金钱，完全没有将你放在心上。他爹或是将用药喇叭根制成的泻药卖给祖鲁人，或是靠从说非法勾当发家致富。哎，金奇，如果我们联手一块儿干，也许真能给本岛干出点儿什么，将它希腊化。”

克兰利的胳膊。他的胳膊。

“考虑一下，你居然要对那伙恶臭猪猡告白！这世上只剩下了我在欣赏你。你怎么不更相信我？为什么对我熟视无睹？是不是海恩斯？如果他在这里稍稍一胡闹，我便将西摩带来，我们会痛痛快快地揍他一顿，比起他们揍克莱夫·肯普索普的那回更狠。”

克莱夫·肯普索普的屋里传来有钱纨绔的狂呼乱喊。许多没有血色的脸，他们搂在一块儿，放声大笑。啊呀，我要不行了！应该含蓄地把这消息透露给她，奥布里！我快要死了！他围在桌子旁边跛跛瘸瘸地奔跑，衬衫被扯成很多布条，像缎带一样飘扬着，裤子掉到了脚后面，被马格大伦学院那个手里拿着裁缝大剪子的埃兹追赶。糊得满是柑橘酱的脸惶恐得如同一头小牛犊子。不要把我的裤子脱了！你们不要把我当蠢牛耍弄！

由打开的窗子传来吵闹声，打破了院子的宁静。耳背的花匠扎着一条围裙，长得酷似马太·阿诺德，在绿草坪上推着割草机，认真地看着草茎碎末飘飞。

我们自己——新异教教义——中心。

“让他留在这里吧，”史蒂芬说，“他仅仅是夜晚反常而已。”

“那，究竟为什么？”巴克·马利根焦躁地问，“直截了当地说。我对你很直率。此刻你还有什么和我过不去的？”

他们站下了，看着布雷岬，那钝岬好像一条正在熟睡的鲸鱼鼻尖浮在水面。史蒂芬小心地把胳膊抽出来。

“你确实想要知道？”他问。

“是的，到底是为什么？”巴克·马利根答道，“我完全想不起来了。”

一面说，他一面打量着史蒂芬的脸。和风吹过他的前额，轻轻地拂着他那没有梳理的浅黄头发，让局促不安的银光在他的眼中闪过。

史蒂芬说，反而被自己的声音搞得非常难过：

“你还记不记得我母亲死了以后，我第一回到你家去那天的事儿？”

巴克·马利根顿时紧锁双眉，说道：

“什么？哪里？我一点儿也记不起来，观念与感觉，是我惟一能够记住的。你为何问这个？天啊，究竟是什么？”

“你在沏茶，”史蒂芬说，“我走过楼梯平台去加开水。你的母亲和一个客人走出客厅。她问你，谁在你的房间中。”

“嗯？”巴克·马利根说，“真不记得我说过什么。”

“你是这样说的，”史蒂芬答道，“啊，是戴达卢斯，他母亲像畜牲那样死了。”

巴克·马利根的脸颊突然泛红，使他看上去更为年轻，更增添了魅力。

“真是我说的？”他问，“是吗？可那又能怎么样呢？”

他神经质地摇摇身子，从自己的尴尬情绪中解脱出来。

“死亡又是什么？”他问，“你母亲也好，你也好，我自己也好。你只看到了你母亲的死。我在圣母和里士满那儿，天天都见到他们忽然断气，在解剖室中被剖开胸膛。这种事情连畜牲都会发生，只不过如此罢了。你母亲临终的时候，请求你跪下为她祷告，但你并未那么做。为了什么呢？因为你的身上有该诅咒的耶稣会士气质，只是附到你身上变形了。对我而言，这完全是一个嘲讽，连畜牲都会有事情。她的脑叶不灵了。她管医生叫彼得·蒂兹尔爵士，还将被子上毛茛饰花扯下来。哄着她，直到她断气为止。她临终前的最后一个心愿，你不予满足却反过来向我发火，因为我不愿意像拉卢特殡仪馆用钱雇来的送葬人一样吊丧。简直太荒唐了！我一定这样说过。但我并不希望让你母亲去世以后名誉扫地。”

他侃侃而谈。史蒂芬掩饰着这番话使他的心受到的创伤，冷冰冰地说：

“我所考虑的并非你对我母亲造成的伤害。”

“那是什么呢？”巴克·马利根问。

“而是对我本人的伤害。”史蒂芬答道。

巴克·马利根用脚后跟旋了一个圈儿。

“啊哟，向来不曾看到过你这样麻烦的人！”他喊道。

他贴着胸墙边急忙离开了。史蒂芬仍旧伫立在原来的地方，视线穿过平静的大海，向那岬角看去。现在，海面与岬角模模糊糊地混为茫茫一片。他双眼内的脉搏跳动着，视线变得不再清晰，脸颊感到发热。

由塔内传出叫喊声：

“马利根，你在上面吗？”

“马上就来。”巴克·马利根答道。

他向史蒂芬扭过身去，一边说道：

“看一看这片大海。它哪儿在乎什么伤害？和圣伊纳哥断绝关系，金奇，下来。那个撒克逊佬想吃咸肉片当早点。”

他的头在最高一级阶梯那里又停了停，如此一来正巧和塔顶一样齐。

“别让这事儿缠着你。我为人就是这样。不要再胡思乱想了。”

他的头不见了，但他向下走的时候，楼梯口传来他的的吟咏声。

树林的阴影穿过早晨的宁静，从楼梯口悄悄地飘往他正在看着的大海。岸边与海面上，像明镜一样的海水泛着一片白色，就像是被穿着轻便的鞋正在快速奔跑的脚踢起来的一样。依稀可见的海洋那白色的胸脯，重音节成双地交融起来。一对对的浪白色歌词在幽黯的潮水上闪烁。

一片云彩开始慢慢地遮住整个太阳，海湾在阴影下变得越来越绿。这碗苦水就在他的脚边。弗格斯之歌：我一个人在家里哼唱，压抑着那长而忧郁的和音。她的门打开着：她巴不得听见我的歌声。满怀恐惧和怜悯，我悄无声息地走到她床前。她在那张破旧的床上抽泣。为了这句，史蒂芬：爱情那苦涩的奥秘。

今天在什么地方？

她的秘藏：她那锁着的抽屉中有几把旧羽毛扇、用麝香熏过的带穗子的舞会请帖以及一串便宜的琥珀珠子。少女时期，她家那阳光照射的窗子上有一个鸟笼。她曾经听过老罗伊斯在童话剧《可怕的土耳其》里演唱，而当他这样唱时，她就和别人一起笑了。

幻影般的快乐被保留起来了：麝香熏过的。

随着她的小玩意儿被大自然的记忆所接纳，岁月如梭，又使他再次忧郁起来。当她要领圣体的时候，她那一玻璃杯由厨房的水管中接的凉水。在黯淡的秋日黄昏，炉架上给她焙着一个去核的、放满红糖的苹果。因为给孩子们捏死衬衫上的虱子，鲜血把她美丽的指甲染红了。

她在梦里悄无声息地来到他的身边。瘦弱的身体在肥大的衣衾中包裹着，发出蜡与黄檀的味道。她向他弯下腰去，无声地对他诉说密语，她的呼吸带着一种很淡的湿灰气味。

她为震动并且制服我的灵魂，用两只黯淡的眼睛从死亡中紧紧盯着我。只看着我一个人。那支避邪的蜡烛映出她临终时的痛苦。像幽灵一样的光投射到她那饱经风霜的脸上。当大家跪下祷告的时候，她那沙哑响亮的呼吸发出可怕的呼噜呼噜声。她用眼睛望着我，要逼我跪下。以百合的光明的司铎群来伴随你，极东圣童贞之群高唱赞歌来迎接你。

食尸鬼！吃死人肉的！

不，妈妈！由我吧，我还想活下去。

“哎，金奇！”

巴克·马利根的声音从圆塔中传来。它穿过楼梯上来，走近以后，又叫了一声。史蒂芬仍旧因为灵魂的呼唤而感到浑身哆嗦，听见了照射下来的温暖阳光和后面的空气里那友好的话语。

“戴达卢斯，下来，赶快离开这儿吧。早点准备好了。海恩斯为夜间吵醒我们的事情一直在道歉。一切都正常了。”

“我马上就来。”史蒂芬转身说道。

“看在耶稣的份上，来吧，”巴克·马利根说，“就当是为了我们大家。”

他的头不见了，然后又出现了。

“我和他提到你那爱尔兰艺术的象征。他说：‘很聪明。从他那里讨一镑好吗？我指的是，一畿尼。’”

“早上我已拿到报酬了。”史蒂芬说。

“是不是学校那份儿？”巴克·马利根说，“多少啊？四镑？能借给我一镑吗？”

“当然，如果你想要的话。”史蒂芬说。

“四枚闪亮的金镑，”巴克·马利根兴奋地喊道，“我们应该畅饮一番，让那些真正的德鲁伊特吓一大跳。四枚万能的金镑。”

他挥舞胳膊，咚咚地下了石梯，操着东伦敦口音跑调地唱了起来。

温暖的阳光在海面上嬉戏。镍制肥皂盒在胸墙上闪闪发光，被忘记了。我为什么非要带它去呢？或者就把它放在那里一天吧，被忘记的友情！

他走上前去，有一会儿把它托在手上，感受着那种冰冷，钻到了鼻孔中。当年在克朗戈伍斯我曾经提过香炉。现在我换了一个人，但还是同一个人。还是奴仆的身份。一个奴仆的奴仆。

塔里那个带拱顶的黑暗的起居室里，身穿浴衣的巴克·马利根的姿势，在炉前快速地走来走去，浅黄色的火焰随着时隐时现。穿过很高的堞口，两道轻柔的阳光照在石板地上。光线汇合的地方，一股煤烟和煎油脂的气味飘散着，打着漩涡。

“我认为我们确实快被憋死了，”巴克·马利根说道，“海恩斯，把那扇门打开，行吗？”

史蒂芬把那个用来刮胡子的盒放到橱柜上。在吊床上坐着的高个儿站起身来，朝门道走去，推开了里面的两扇门。

“你那儿有钥匙吗？”有个声音问。

“在戴达卢斯那儿，”巴克·马利根说，“老爷子，烟要把我呛死了！”

他眼睛仍旧看着炉火，怒吼道：

“金奇！”

“在锁眼里呢。”史蒂芬上前来说。

钥匙很大声地转了两下，当重重的大门半掩着的时候，明媚的阳光与清爽的空气便进来了。海恩斯伫立在门口望着外边。史蒂芬将自己倒放着的提箱拖到桌边，静静地站在那儿等候。巴克·马利根把煎蛋小心翼翼甩到身边的盘里，接着拿过盘子和一把大茶壶，用力放在桌上，深深地吸了口气。

“我都要融化了，”他说道，“就像一根蜡烛，不过千万不要再说，再别说那件事了。金奇，振作起来。面包、黄油和蜂蜜。海恩斯，进来，吃饭吧。‘天主赐福吾等，暨所将受于主，普施之惠。’白糖在哪里？啊，天啊，没有牛奶。”

史蒂芬从橱柜中拿出面包、一罐蜂蜜和放在防融器里的黄油。巴克·马利根忽然感到愠怒，猛地坐下。

“这简直太荒唐了！”他说道，“我让她过了八点再来。”

“我们不加牛奶也能喝，”史蒂芬说，“橱柜中有个柠檬。”

“呸，你和你那巴黎时尚全都见鬼去吧，”巴克·马利根说，“我要沙湾牛奶。”

海恩斯穿过门道走进来，平静地说：

“那女人把牛奶带来了。”

“感谢上帝，”巴克·马利根从椅子上跳起身，高声说道，“坐吧。茶在这里，请倒吧。糖在口袋中。哦，我没法摆弄这个该死的鸡蛋。”

他快速地用刀在盘子里将煎蛋切开，接着甩到三个碟里。

“我给你们一人两块方糖，”他说，“不过，马利根，你沏的茶好像有点儿浓了，嗯？”

巴克·马利根一边切下几片很厚的面包，一边用老妇人糊弄婴儿的语调说：

“葛罗甘老婆子说得没错儿，我沏茶时只沏茶，撒尿时只撒尿。”

“天啊，这毕竟是茶啊。”海恩斯说。

巴克·马利根一边沏一边仍用那种哄婴儿的语调说道：

“我就是这么做的，卡希尔大妈，她说。是的，老夫人，卡希尔大妈说，上天保佑，你可不要将两种都沏在同一个壶里。”

他用刀尖把厚厚的面包片挑起来，分别送到一起用餐的人面前。

“海恩斯，”他认真地说，“你完全可将这些老乡写到你的那本书中。有关登德鲁姆的老乡和人鱼神，五行正文与十页注释。在大风年由命运女神姐妹印刷。”

他朝史蒂芬转过去，挑了挑眉，用不理解的语气轻声问道：

“你还记不记得，兄弟，这个有关葛罗甘老婆子茶尿两用壶的故事在《马比诺吉昂》中，还是在《奥义书》中？”

“我认为两本都没有。”史蒂芬一本正经地回答。

“眼下你还这样想吗？”巴克·马利根用同种语调说，“请问，为什么？”

“我觉得，”史蒂芬一边吃一边说，“《马比诺吉昂》里外全然没有这个故事。由此推想，葛罗甘老婆子和玛丽·安有血缘关系。”

巴克·马利根容光焕发。

“真有趣！”他柔声细气地说，露出一口白牙，快活地眨巴着眼睛，“你真觉得她是这样？真有意思。”

然后突然一脸愁容，一面重新用力切着面包，一面用沙哑难听的声音喊起来。

他口塞煎蛋，狼吞虎咽。

有个人闪进来，把门道的光亮遮住。

“牛奶，先生。”

“进来，老夫人，”马利根说道，“金奇，拿罐子来。”

老婆子走上前，在史蒂芬身旁停下。

“今天早上真好呀，先生，”她说道，“荣耀属于主。”

“属于谁？”马利根一边说，一边看了看她。“啊，当然了！”

史蒂芬朝后伸出手，从橱柜中拿出奶罐来。

“这个岛上的人，”马利根心不在焉，对海恩斯说，“常常把包皮搜集者当作谈资。”

“多少，先生？”老婆子问。

“一夸脱。”史蒂芬说。

他看着她先将不是她浓浓的白奶倒进量器，然后又倒进罐里。衰老而瘪下去的乳房。她又加了一量器奶，并且加了点儿饶头儿。她年老而又神秘，从早晨的世界里走进来，也许是个使者。她一边向外倒，一边称赞着她的牛奶。黎明时分，在绿色的牧场上，她蹲在很有耐心的母牛一边，一个坐在毒菌上面的巫婆，她那干枯的指头灵活地挤那往外喷奶汁的奶头。那些身上被露水弄湿、毛皮如同丝绸一般的牛和她很熟悉，围在她身边哞哞地叫着。最好看的牛，贫困的老婆，